

PP 6767 / 1 / 2008

2007 年 6 月

RM 6.00

71

ALIRAN JERNIH 季刊

清流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霹雳文艺研究会及协办单位霹雳州华团代表合照，戴墨镜者为王枝木会长，左三为《清流》主编章欽。
 日期：2007年1月20日（星期六）
 地点：怡保学乐书苑
 活动：“笑留人间”怀念中国著名相声大师马季。



日期：2007年5月24日（星期日）
 地点：实兆远曼绒文友会会所
 活动：表扬资深作家荣获文学奖

霹雳文艺研究会前会长驼铃
 荣获亚细安文学奖

霹雳文艺研究会会员小黑
 荣获马华文学奖



赞助人及嘉宾与荣获一等奖的优胜者合照；左四为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王枝木，左五为赞助人胡万铨。

日期：2007年6月10日（星期日）
 地点：怡保育才校友会
 活动：第四届（2006年）孔子杯青少年作文大赛，马来西亚获奖优胜者颁奖礼

71期

2007年

6月出版

主 编 : 章 钦

编 委 : 驼 铃 紫 梦 羚 一 介
岳 衡 郑 可 达 有 明
涵 青

发行主任 : 章 钦

封面题字 : 叶兆熊

创刊日期 : 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 : PP6767 / 1 / 2008

国际书号 : ISSN 1511-9211

编 辑 部 : ALIRAN JERNIH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ama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平面设计 : PROVENCE DESIGN & MARKETING
131, Jalan Perajurit, Taman Ipoh Timur,
31400 Ipoh, Perak.

承印者 : Dolphin Press Sdn. Bhd.
98, Jalan PBS 14/4,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清流》网址 : [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目录

封面内页

活动简讯

4

 清流细雨(主编的话)

章钦

5

 江河奔流(笔谈·评介篇)

印华诗歌赏析之——谢梦涵

秦林

 **清溪漫流**(散文篇)

11

活力充沛的谭木

有明

14

夹缝中生存、拼搏

明夷

18

“砂盆公众会堂”六个大字

萧兮

20

热浪岛杂记

朱颜

25

拿督树

看看

28

黑暗的新年

朱宗贤

31

(三) 有茶有禅

继程

33

(四) 无茶无禅

继程

35

悼念二表哥

漠北羊

39

追寻·快乐

涵青



(小说篇)

浩瀚人海

42	劝捐	吕才易
45	胶林风雨	臻杰
54	蚂蚁王宣扬国威	蔡家茂
57	黄泥路	雨川(遗作)
65	雨夜	雨川(遗作)

青青河边草

(文学蓓蕾篇)

70	我的最爱——马航	蔡淑颖
75	我和爸爸捉迷藏	王元
78	忆童年	林银惠
80	解剖一名精神病患	永杰
81	校园枪击事件(又一宗)	永杰



笑的声浪(相声篇)

83	成语逗说	田流
----	------	----



海内存知音

(国外作品篇)

92	今冬的雪花也飘香	邱俊伟
----	----------	-----

封底内页 丽·水

涵青



向雨川致敬

章钦

雨川文友辞世，转眼近半年了，他的两篇遗作，在71期才能刊出，深感遗憾；谁能料到，这么快他就离开我们，令人心酸。

我和雨川见面，只有那么两次。第一次是在三十多年前，在槟城同乐会的一个书展，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小伙子，由于喜爱文学，早就知道有一个写小说的雨川。可是，当年我们是相见不相识，由于我没有正式进过学校，没有一张学校毕业文凭，所以，不敢去攀作家之缘。

当我学会识字读书时，就读到雨川的第一本小说集《生活的历程》。我爱读他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反映了低下层人的生活，就像我的身边事。

我记不起在什么因缘之下，有了和他书信来往。后来我到大山脚探亲，电话联络他后，他就驾车找到我亲戚家来，记得相约了陈政欣、游牧、菊凡，其他文友，相聚一道，谈文说艺，真有一见如故。

之后，我和他再没有见面，想不到就此永别了，留下给我们，就是两篇小说，以后再也读不到他的文章了，怎会不叫我心酸呢！

雨川一生坎坷，却坚持走在文学路上，真是平凡中创造了伟大。

谨此，让我代表全体《清流》编委，向他致敬！



江河奔流 (笔谈·评介篇)

印华诗歌赏析之一

谢梦涵

秦林

(一) 奔向南方的河流

奔向南方的河流
是我流不尽的思念
曾经独拾鹅卵石的日子
都让你不断的流水
随着驰聘的岁月消失



奔向南方的河流
不再是戏水小孩的好地方
静数寒星时光不会再有
慢慢地我已学会
不要逃避不要哭泣

奔向南方的河流
是我数不清的童梦
在许多的期望和失望里
渐渐地学会了忍耐
为等待明天和更美好的未来

河水啊河水
你长年累月的沉默
到底承受了多少寂寞？
河水啊河水
你不断浅唱低吟
到底是悲痛还是欢乐？

在80年代，我曾经写过一些诗，如《风吹芦苇响》、《小城小谣》等很明显受到西班牙大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 1898 - 1936）的影响。诗人出生于格检纳达效区，19岁开始创作诗、散文和剧本等各种文学体裁。1932 - 1935年，他率领剧团巡回演出以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内战爆发后，惨遭法西斯毒手。他的诗歌有民谣风格，是名符其实的“诗”与“歌”的完美结合，也是传统和现代相互影响的典型例子。女诗人谢梦涵的这首《奔向南方的河流》也有着洛尔卡的影子。我十分欣赏首句：“奔向南方的河流 / 是我流不尽的思念”，思念如河流流不尽的意象十分突出贴切。整首诗有些忧伤，但都受到诗人的节制。这首诗不仅可以看出诗人的性格，也可以代表诗人的风格。

（二）月曲

都说圆月是欢聚
再美的月光也是银白
再白的月光尽在黑夜
能不为它添无奈？
能不为它加悲哀？



尤其今夕
正是缺月令人忧愁凄楚
也不知从何时何处
它竟
流入
眼底
潜伏.....

古今中外多少诗人对月特别垂青，它是一个美的意象，一种情感的图腾。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家喻户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已成千古绝唱。俄国大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 1880 - 1921）的《白色的夜，红的月亮》一诗中将一般人心目中的月从白变成红，且不记其悖论性；却予人绘画上的美感享受。在诗人心目中，红色象征喧嚷、叛逆、神秘、骚动.....谢梦涵的《月曲》中写着：“再白的月光尽在黑夜”含意十分深刻，颠覆了一般人的“黑白分明”的刻板观念。“也不知从何时何处/它竟/流入/眼底/潜伏.....”，或许从中可以探索诗人的转变轨迹，是否？



（三）风

静静的
从我眼底
筛落了几许
不曾吹散的愁
带走了一个旱季
加上一段回忆
跨过的岁月
不再回顾
任我去



《风》一首有闻一多先生的“建筑美”。“筛落了几许/不曾吹散的愁”将风拟人化，“不再回顾/任我去”更让人联想到西方文艺轻狂的唐璜（Don Juan）的形象。个人也在早年写过一首《风》，将风形容为“拥红日，极喜来”的狂热分子，与谢诗的风不可同日而语。风，在现代诗人的手里，可以各种风貌呈现。。



(四) 遇山

山在我眼前挡着
我一步一步跨越过去
待那山擦肩掠过
蓦然惊觉
那座山已矗立在五脏六腑



小诗比长诗更难下笔，这是写诗的人的共识。个人也涉猎过许多短小精悍的小诗，以现代当代中国新诗为例，使人印象特别的有韩瀚的《重量》、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广之琳的《断章》、臧克家的《老子》、痖弦的《妇人》……相当丰收。谢梦涵的《遇山》让人感到诗人的功力。它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诠释。不论如何，都深深嵌入读者的脑中，以至五脏六腑。小诗犹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比起长诗，更不会有太多的破绽。当然，诗人们功底深厚是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活力充沛的谭木

有明



谭木大哥：

您真的活力充沛，想当年您在圣约翰救伤队里那份热情和魄力，真是精神可嘉！今天即把这群好舞动的年轻人图片寄送予您，那是最恰当的，请慢慢欣赏吧！看着图片必会再唤醒您当年那真善美的意境，美好的过去，真是甜美的回忆，请好好享受吧！

您什么工作都能胜任，确实是能干。园丘里有您勤奋的脚印。当年巡视工作，广大的胶园里可有您响亮的歌声，能在胶园林里自由歌唱，歌唱生命，歌唱胶价腾升，真的会得意腾腾。仍记得，童年时的我，好贪玩，随着邓家母女俩，天亮前赶到胶园。那时我只会让蚊子



清溪漫流（散文篇）

个喂饱，高兴时即帮忙收集那乳白的胶汁或是把胶树上的胶丝拉拔。我最爱看胶树旁的红毛丹树和山竹树，我总是看准那肥壮的几个，用长竹将它钩下。我最怀念吃那爽脆清甜的“生山竹”，可惜如今再也没有这个好机会了！市面上不会有“生山竹”卖，果贩所卖全是熟透的。吃“生山竹”是有一门学问的，把青壳的山竹切开，挖出果肉，要用水洗去浓汁，那才可吃。

驾驶小罗里的滋味如何？东南西北的奔驰，那必定是劳累耶！抛弃了也不算可惜吧！若是眼力不够还是放弃为妙！如今有机会爱上了娱乐场所，应说是蛮好玩的。我真的好羡慕您，从此您可冷眼观看各种形象人物，让脑儿有更好和更多的思考能力，何况是个精明的座办呢！好好地干吧！

现在我每天都得作“移山工作”，因为喜欢愚公嘛！大包小包的泥土从666号搬到政府屋，希望新年前可全部搬清。楼上大橱的书还没有搬，上楼下楼可真吃力，何况书本特别重。上回火神把668号烧光了，我这间旧房子可幸免，若是遭殃，宝贝的好书全烧完了，真的是会好心痛，我算是最幸福，拥着好书，真的好富足。



谭木大哥，兴趣来时，拼命地干活，钱找得差不多时，就去游历吧！山水风光好的地方很多，不知什么时候再出门去观光？像我这般不中用，想去探访您也没办法，人呀坐不久走不远的怪现象，老是缠着我，那真苦恼耶！认命吧！匆匆。

敬祝
康乐！

有明叩上
2006.01.12

附记：过去我从来不认识谭木，后因<<清流>>的出版，我们竟结了浓浓的友情，如今却要为了这份浓厚的感情而悲伤，谭木大哥，你是否会明白如今的有明真是心之痛极了。这么好的雅士，何以会遭受这么可怕的横祸？11月8号晚，谭木嫂打电话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清丽斯文的美妙的声音，我真的不懂怎样向她劝说，惟有声声请她别再“伤心”，希望她可以接受事实，事事要想得开就好了。这二十多天里总是头晕在作怪，经过服药总算可以控制，暂时还不能达到的痊愈，希望自己也不再伤痛，好好地恢复正常！

夹缝中生存、拼搏

明夷



到本县的交通局办里旧车转名手续。事前查问，获知须复印买卖双方的身分证；缴手续费不能用现款，要到邮局买汇票，至于是Wang Pos 或 Money Order，收款人一项要怎样写，讲者也搞不清。有人更夸大其词：买卖双方得各办妥一张宣誓书……繁文缛节甚多，心想必须来回奔走交通局几次，才会把手续办妥——不如花一笔钱，由代理人全权处理算了。

在交通局柜台取得一份汽车转名表格，有三四张纸，虽然字字认识，要填写倒有：“技术团准”，某些项目不知官府真正需要你答些什么，填写得耗费时间与脑力！柜台的女职员指一指前方远处，说那儿有提供填表服务，也有复印文件、卖Wang Pos，我们就移樽就教了。

出了交通局，左看右看并没有摊子，档口之类，满肚子疑惑！在斜对面，还有一段距离的候车亭，围聚着好几个人，却不像是候车者，便姑且走前看看，果然不错，不小心还真不知



道其存在呢！因为寻常习见的代填表格者，都摆张椅桌，在一把大遮阳伞下工作——那是最明显的特征，而且距离有关政府部门也较近。

负责人是个华裔小伙子，在候车亭边沿稍稍增建的平台摆着一叠文件、一架电脑，还有一架迷你型复印机，这应该是新科技产品，和庞然大物的巨型复印机不同。有五六位巫、印族顾客比我先到，但在我之后却无来人。小伙子忙着演其独角戏：输入电脑、复印证件、填写汽车保险文件、代填表格……终于轮到我们的了，问知代填表格收费五元；汽车转名手续费是100元（摩托车则是30元），需以Wang Pos支付，他这儿有卖；旧车易手时须重新买保险，他可当场办理……买卖双方都能到场，就不必宣誓书，如果不能到场，一揽子交给他办理转名，无论是汽车或摩托车一律收佣金70元。

我们听后松了一口气，不必再忙得团团转！试想：若是缺少一张复印文件，就得赶到几公里外的小镇办理，买Wang Pos也是远路迢迢到邮局排长龙，共“磨人”之苦，可想而知！

小伙子很熟练的处理我的表格，其中“过滤”（Penapisan）旧车资料那一页，全用电脑，

我猜是检查此车有无犯规、欠缴罚款等等不良记录。这原应是交通局职员的工作，怎么落到他身上？

这小小的候车亭，逢到大雨，如何抵挡？人被雨淋还算小事，文件、纸张可不能淋湿啊！电脑、复印机等器材，更不可淋湿，否则会发生故障或损坏！在骄阳当空时，就要饱尝日晒之苦，小伙子满脸通红，就已经证明此点！郊野风大，遇到刮风，难免纸张飞扬，不作足防风应变措施，势必尴尬得很，倘若风吹走了顾客的车险保单，如何是好？在这郊野，怎样取得电流，供电脑与复印机使用？午餐时间到了，看来他是“卷起铺盖”驱车到几公里外的小镇去解决，事后再从车中将一应器材取出重新摆放。

填表之际，有个更年轻者来到，小伙子吩咐他，到邮局去买4张100元的Wang Pos。那人便骑着电单车扬长而去，看来他估计今天还会有个人需要这种汇票。

代填一份表格，收费5元，免得自己“绞脑汁”，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心甘情愿！至于免了来回奔波到几公里外的邮局买Wang Pos，多付几角钱佣金又算什么？连车油钱都不止此数啊！

输入电脑、复印文件、售卖汽车保险、填写表格，都要讲求速度，没有几道板斧，哪里能够在此赚吃！你看，他做得多么熟练！其实，更大的挑战还是：怎样才能获得交通局允许，在此处合法提供服务，免被驱逐或“杯葛”，这才真正考究智力啊！像前文提及的输入电脑、“过滤”车子的不良记录，可能也是双方讲好的“互惠”条件之一，至于有无其他“隐议程”就“画公仔不必画出肠”啦！

他提供的服务，只有售卖汽车保险，可能有较高的利益，但这通常只限于“临渴掘井”者，至于那些有备而来的，事前已由熟悉的保险代理员办妥保单了。

我家围篱处的夹缝中，曾经见过几株不知名的花草，不畏周遭的砂砾石块，默默萌芽、抽枝，默默生长，及至生出茎叶了，看到的人偶尔会发出惊叹！

眼前这小伙子，不就是茫茫人海里另类夹缝中生存、拼搏、生长的实例吗？

呈交他代填的表格后，我们轻易办妥转名手续，轻松地打道回府。



“砂益公众会堂”六个大字

萧今

1948年，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后，散居郊区居民，一一被逼迁到围有铁丝网的集中营——新村。

入住集中营的村民受到多方面限制；配粮，进出新村被搜身，检查，刁难。

为平息村民的不满和愤懑，殖民当局在村内适中地点建一公众会堂，（实为英殖民者办公厅），在公众会堂内订有报章供村民阅读，会堂外设有儿童游乐场和羽球场。

小时候，我常跟家父到公众会堂去，家父在阅报，我则在那里玩滑梯，荡秋千。



殖民地政府虽歧视华文，但对华文的使用却没多加限制，“砂益公众会堂”六个华文大字在上，英文LOCAL COUNCIL在下的横匾挂在公众会堂正门口。

公众会堂除供当局方便召集集会外，还充当有关当局的税收办事处，门牌税、脚车牌费、狗牌都可在此缴付，同时还是地方议会开会的地方。

公众会堂是三尺高板壁，锌为顶，后部辟一办事处，建筑虽简单，然而，在当时却是多用途，除做为有关当局的办事处，村民办婚宴也多在此，邻近大园丘高级职员联合村内部分头头常在这里举办酒会、舞会。

独立后，一间簇新、巍莪壮丽，钢筋水泥的会堂在原址矗立起来取代原有那陈旧简陋的会堂，眼看新的美观会堂矗立村内，村内莫不拍手称快，就在大伙高兴之际，有关当局有意把六个华文“砂益公众会堂”除去，村民大表不满，虽有小部分赞同，然在大部分村民大力反对下，有关当局唯有应允继续保留那六个大字。

今天，回乡经过那里，除朝那六个华文多看一眼之外，同时更对当时村民不畏强权勇敢抗争之下取得的战果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清溪漫流（散文篇）

热浪岛杂记 朱颜



伤兵还能出征必有忧虑；膝盖受伤，还要面向怒海，必有隐忧。

三月的南中国海虽然不是波涛汹涌，然而也不是风平浪静；当大风吹起，乌云盖天，海浪可翻船覆舟。



多年来三人走进森林，入险谷，上高山；经历了许多风险。前天医生说我左膝盖受伤，不能远行、渡海。然而我怎能临阵退缩？

迎接海浪的挑战吧！我跟上了豪华旅游巴士。清晨来到登嘉楼。9点抵达码头，登上了渡轮。10点半到了热浪岛的长沙湾。渡轮停在深海无小船来接船。我们在船上等了25分钟，无奈焦急地等。不久，驶来了一只小货船。我们30多个游客挤入货船，货船绕3个圈，到了小码头。我们上了岸。走了15分钟来到了长沙滩。岸上大小中旅店，虽不是很高贵，但排列有序。一望海滩，洁白细长；碧海蓝天，真是人间静修处。

下午来个“鸭子觅食”(Snorkeling)。这是小儿科嘛，然而在一个小时半的出海浮游，倒也使人沉醉于海洋之中。在这群老幼之间，只有我不用气管(Snorkel)，却游了一小时。双黄用气管游像两只老鸭在海洋觅食。45分钟后，我见不到双黄；后来小黄上了船，却不见老黄，我们甚焦急。我抬头一望，二里之外，一人在浮动；那该是老黄吧。我们跳下水，欲协助老黄回船。小黄游了半里折回头。我往外游，大概有一里半吧！看到救生员协助老黄，我才转头回船。紧张时，什么膝盖疼痛都消失了。



清溪漫流（散文篇）

2007.03.20

早上7点半太阳升起。淡黄的晨光，照着温柔的海洋。大地是那么的慈和。

9点半，我们到 Marine Bay 去浮游，观赏珊瑚和鱼儿。珊瑚倒是没有什么特色，鱼儿却成群在我们身边游。

下午3点半，艳阳高照，我们这群“鸭子”又到另一个海湾看珊瑚。这里的海洋产物，自然纯美；我也享受了一个小时的浮游。

晚餐后，我们坐在海滩椅子上。凶猛的海潮拍岸，强烈的海风摇晃着椰林。一群妇女在喝酒唱歌。看到她们得意忘形地在海滩上歌舞，真令我们羡慕不已。

2007.03.21

吃过早餐，我和老黄走在沙滩上。

“3天的游玩很快将要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又短了3天了！”

乐观的老黄也感叹起来。平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他，想到我们已达晚年，在世的时日有限，在玩乐之后，他也会哀叹；何况是我这个多愁善感的人！在世的时日不多，要珍惜生命呀！我内心在喊着。



10点15分，我们提着行李走向码头。天空吹来了乌云，强风夹着大雨洒落在码头上。也许是雨大浪高吧，渡轮迟迟没出现。11点30分驶来了那艘出海浮游用的小艇，小艇迎着风雨驶向 Plangi 码头，把我们载去搭渡轮。几十个人挤进这只小艇。小艇在海浪中，左倾右倒。大浪差点把小艇击沉。我抬头寻找救生衣，船上空无一物；要是船沉海中，我们必全军覆没。

“好像铁达尼号游轮的惊险！”一个马来妇女操着标准的广东话说。

“我们在跳Rock & Roll！”那个昨晚在海边跳热舞的妇女也插上一句。

“我要吐了！纸袋，纸袋！”一群妇女喊着。

她们冲到船上的露天座位去呼吸一点空气，以免闷死在船舱内。

当小艇抵达渡轮的码头，艇上的工人赤着身子在狂风暴雨中拉绳接泊。他们是风浪中勇敢的一群。

我们为了享受安详的海滩生活而来，然而一场风雨，我们在海中冒险；雨淋全身是小事，能避开风浪登上大渡轮已称幸捡回了生命。上了渡轮，虽说船大风险小，然而左摇右摆。在风雨中飘泊了一个半小时，已把我疲弱的身子



清溪漫流（散文篇）

震荡得坐立不安。我想合上眼睛忘掉船外的风浪，然而风浪在我的脑海中更汹涌。我站着望向大海，盯着大浪的冲击，才避过呕吐的折磨。风浪使我这个伤兵振作起来。人只要活着一天，就得和命运搏斗，能接受挑战的，生活才会丰富嘛。

午夜，巴士将我们载回吉隆坡。下车之前，那个乐观的马来妇女说：“相聚多么欢乐，如今又要独自回家，多孤独！”

我想到妻子，独自在家中的妻子，我恨不得马上冲进家门，看看别了3天的内人。





拿督树

看看

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乡村了！而今回忆起来，像雾又像花，在迷蒙莽莽中，那棵拿督树，迄今还屹立，抑或已随风消逝了，没有人知道；惟一让我依稀记得的是：早年在拿督树居住的乡民，小的走了，老的死了，留下年轻的一代，都已流离失所，或迁至大城小镇，或移居新村，不知那乡间的拿督树，还健在吗？

六十多年前，大概是战前（英治）时期吧！我们一家十口，居无定所，流离颠沛，为了生活，已先后搬了五、六次家。后来母亲以日币 200 元，在离小城三四里外的一个荒僻的乡村俗称“拿督树”，买了一间小小



的茅屋，不久后便全家搬了过去，不必再寄人篱下，算是第一次有了个栖身之所。

那个乡村，大概只有二、三百户，都是劳工阶级。那里有一棵树身长得几十尺宽的大榕树，树高百尺以上，老树盘根，荫郁蔽天。树下有一个大祭坛，是全部乡民集会、膜拜、祭神等的一个圣地，乡民誉为“拿督树”，作神树崇拜。树前有一些茶室及商店，不远处，则是被一条火车轨横越，交通不便，村民骑脚踏车经过，只得把脚踏车抬过去，不通车辆；但限于地势，乡民已习为常。树下的大祭坛，成为每年观音诞、九皇爷诞或新年佳节时的祭拜盛会，还有各种集会，娱乐活动等。农历新年时，更有民间乐队演奏、舞狮表演等都是乡民自行组团的演出。先父还是其中一位乐手，让我们乐开了怀。那时期的拿督树，俨然成为一个小社区，热闹旺盛不在话下，乡民都十分自在安乐，视为世外桃源。

谁料，过了七、八年，不幸的事竟然发生了。有一天晚上，乡中一位年迈的老人，不知何故，竟遭人枪杀了，震动乡间。第二天，我们到城中去上学时，感到拿督树附近一片死寂，人迹稀少，小贩不见，茶店关门，



早上到拿督树下烧香拜神的人，也没有了。下午放学回来后，竟听说发生命案，议论纷纷。

有人说：那位老人，与人结怨，种下祸根，遭人毒手……

有人说：那位自负傲慢的老人，恃势凌人，被马共分子在半夜里揪出后枪杀了……

又有人说：那是拿督树显灵，除暴安良……

谣言不脛而走，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约两个星期后，晴天霹雳，政府一纸通令，命令居住在拿督树附近的全部乡民，必须按时搬迁。政府仅每户补偿100元搬迁费，并出动军用卡车，协助乡民搬家。拿督树的乡民，经此一变，顿失家园，都怨声载道，痛苦无助，欲哭无泪；但在政令之下，只有被逼离开心爱的乡村，废弃了血汗建设的家园，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我父亲多年来修建的惟一板屋，也因此化为乌有……

告别了拿督树，没有人再回去膜拜它，已经是五、六十年的光景了；但拿督树的名字，却一直遗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在风雨之夜，想起了那棵巨大、神奇、亲切、人人喜爱与崇敬的拿督树时，心里便一阵沉痛……



清溪漫流（散文篇）

黑暗的新年

朱宗贤

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王小二来拜新年……满街飘扬着悦耳的歌声，仿佛大地春回，万象更新。不消说盼望了多时的新春佳节又降临了。

天真烂漫的孩童，换上新衣、穿上鞋子，随着父母长辈们家家户户去拜年、讨红包，进糕点袋里的钱多了，变成暴发户，联群结队，大玩三张、逛市场、看电影、大饮大吃。过去还可放鞭炮、燃烟花，但谁会想到本邦曾经历过“黑暗新年”。

时光的隧道逐倒退，返回1941年尾的太平洋战争，当年日本鬼子侵略南洋群岛，战火燃烧到这世外桃源——马来亚。半岛全部失陷，英印部队退守新加坡。1941年尾，蝗军已占领新山。

大概10日后，日军登陆裕廊、林厝港二区。勇敢的星华义勇军以卵击石，抛头颅、洒热血，伤亡殆尽。英军只知撤退，敌机又时常空袭，政府早已实行防空措施，每家电灯都须用纸皮包住，下面开个三四寸的小洞。没事开放惟有一团黄影，空袭警报一响，即刻关灯，伸手不见五指。

1942年2月14晚除夕，鬼子投下劝降书，守军司令白思华中将打电报去伦敦请示，答案是“欧洲战争事剧烈，无能援救可自作主张”。孤城笼罩在愁云惨雾的气氛中。什么团圆饭、赏月全都无精打采，三族居民，提早上床。一想及兽兵的奸淫掳掠，用“三光政策”对付无辜的老百姓，那能盖得上眼皮。



2月15号元旦，整个晴空布满硝烟、火药味。孩童虽然着新装、吃早餐，也领取不少红包，但不准走出门口，最怕敌机来扫射机关枪、投炸弹，枉送性命，何况街上冷清清，没行人踪迹。

白思华将军决定投降，率领随员，执白旗赴武吉智马大路的福特汽车代理报到，签下了无条件投降的耻辱协定。16号日军举行“入城式”，浩浩荡荡进入狮城，改名为“昭南岛”，将英军、眷属送去漳宜扣留营，渡那凄凉落魄的岁月。



（三）有茶有禅

继程

为追求茶艺而品茶，学习茶的各种知识，并亲身经验有关的知识，在种种有关茶的学习中，渐渐体悟出茶的修养与生活境界，因而转入茶的修道、茶的修禅中。从茶的修养而入于禅的修行中。

这是茶人修禅的过程，在修持中，禅的修持与领悟越来越深入，于是“有茶有禅”。

也有修禅者在禅修过程中，明白禅的修持在日常生活中，并可借助生活中或文化中的物或艺术修行。使这些物或艺成为禅的道器。于是有禅者选择了茶，并进入了茶的茶艺境中，去学习去体验，渐渐地对茶有了较深的理解与经验，并从中达到的修禅的功能。以茶为道器，以茶为修禅的助道因缘，二者渐渐融合了。这是“有禅有茶”。

不论是“有茶有禅”或“有禅有茶”，那是于茶禅的先后秩序，而过程中，必是将茶与禅渐渐地融合，使二者的作用相互增进。在茶艺中使禅修功能发挥，在修禅中更深入茶艺。学习上，是美的味与空的慧的融会结合。

不管是不是都达到“至境”或“化境”。二者的艺学习，而产生互相增上的作用，那就是“有茶有禅”。如果学习中，又能以茶为道、禅的道器教导他人，或以禅的修养为茶艺的深入来教导他人。皆是在“有茶有禅”中，让生命的境界提升，并协助他人，也都共同分享茶与禅的味道。

不管是茶浓一些，或禅味浓一些，都是茶味禅味皆具。这不论是在茶的修养上，或禅的修行中，都有一定的提升与转化。在茶艺上有种种以相为主的学习，如能爱品味的清楚、细致、分别、统一，也有禅的本性为主的修行。如空慧、慈悲、平等，二者的相与性的分别。矛盾而达平等、统一，终而达至茶禅味入境。

（四）无茶无禅

继程

人各有志，有人爱茶品茶，因而有茶；有人修禅参禅，因而有禅；有人品茶参禅，修禅爱茶，因而有茶有禅；然也有很多人，不爱茶不修禅，那就是“无茶无禅”了。

这是一类人的“无茶无禅”，这里的无就是没有，在事相上、在心理上没有，或不参与任何有关的因缘。

不过另外一种“无茶无禅”的境界，却是高远的、顿悟的。原本“有茶有禅”者，通过不断地进修、提升，乃至顿悟了空的智慧时，也是一种“无茶无禅”的境界。

这时的无，不是没有或不参与，而是见到一切法的本性，即缘起性空的空，证明了空无自性的智慧，透彻地了解到一切法皆空。非法固然要空，正法也要空，事相是空，本性也是空。

此毕竟空的智慧，涤荡一切执着、污染而至于空无一物的境界，诚诸戏论，言语道断。证此空时，茶也空，禅也空，而入乎“无茶无禅”之境。



清溪漫流（散文篇）

但此无是性空，毕竟空，不是没有空无，只是无掉一切的执着，空去一切的杂染，而因缘生起的种种相，如茶、如禅。在缘生缘灭的运作中，依因缘仍然是有相，有言语，可品可修的。

只是品的人修的人，品的心修的心，从此不再有任何的执着。不再制造任何的污染，而只是任性的品茶，自在地修禅。

由于不再执着不再污染，所品所修的茶和禅，皆依本然性运作，茶的等级，禅的高下。在心中已无分别，但在教导度化时，因众生的根机，仍需在品上分等级。在修上分高下，那是因缘，那是众生根机，不关茶与禅，不关自己的境界。

无茶无禅中，又茶茶皆茶，茶茶皆品；禅禅皆禅，禅禅皆修了。



清溪漫流（散文篇）

悼念二表哥



漠北羊



1955年的11月底，学校的假期开始了。我到笨珍北干那那路的偏僻椰园里大舅父家去治脚疾时，第一次和二表哥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率直、热心助人，但有一点憨气。



我们谈一些住在荒山野岭的事。二表哥说，他六、七岁时就帮大舅父堆起散落在树下的椰子，在高过他的草丛中钻来钻去，不怕蜂也不怕蛇。他说，不知道是多少岁了，才去读一点书，现在读报半懂不懂。他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方便找口饭吃。我知道他的话是鉴于我的脚疾而言的。

那时候，大舅为一个老板种黄梨，由于紧急法令还未解除，去工作不能携带饭菜、甜的糕饼和饮品。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到傍晚，在戒严前回家。二表哥说饥饿时，吃黄梨，找野鸟的蛋来烤。可能黄梨吃多了，在他往后的岁月里和肾病脱离不了关系。

二表哥的生活简单，每天傍晚回家洗了澡吃过饭，就和我坐在浮脚楼的木阶上望着逐渐昏暗的西天，很盼望地说：“很想到外头找一口粥喝。”他说不敢要饭吃，因为身无一技之长，喝粥总比在黄梨园饿着肚皮工作来得好。

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脚疾毫无起色，我告诉二表哥，我命中注定要做瘸子，只好认命。我说我要回家了。



二表哥坚持送我到峇株的渡口，他说他只有足够的钱送我到那儿。一路上他为我付车资。我问他回去时怎么办？他说只能到笨珍市区，回去椰园可能要走路。

自那次后，我再也没有和二表哥见面。好多年后，我从表姐那儿得知二表哥在一家饼厂工作。后来做了那家厂的饼干代理，销售东海岸一些乡区，生活有了改善。

但是年少的穷困生活，那种自杀式饥饿的经验，使他不敢宠一宠自己。载着饼干的卡车，便当盒里有表嫂为他准备好的饭菜和白开水。在送货的途中，休息时，在大树下一面乘凉，一面吃饭。他说省下上饭店的钱，可以买柴油喂卡车。

如此打拼终于有了一点产业，想要过一过稍为安逸的生活。没想到年轻一代的不会珍惜，把产业花光，二表哥又因肾病缠身无法工作。从原本的一无所有，到有所拥有而又变成全都没有。牢困红尘一甲子，在白发盈头的当儿又得为两餐而烦。生活的压力使肾病日趋严重，终于在年初与世长辞了，了却一生的坎坷。





清溪漫流（散文篇）

二表哥的知识是从经验中得来的，一生奉行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珍惜所得到的一切，绝不浪费。很可惜，年轻的一辈不能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学到一些处世之道。

值此百日拜祭前夕，我为表哥苦难的一生而哽咽。希望后辈能继承他那不向环境低头的精神，为生活拼搏。



追寻 · 快乐

涵青

人生苦多于乐，只有苦中作乐才能惬意地生活。

两年前，中国特级教师王有声老师来大马首都主讲《让作文快乐起来》；王枝木老师因病不能当主持人，于是我便接下这项任务。

记得那天，在吉隆坡大将书行将帅厅里，一个穿着朴实不失帅气的瘦小女子，正忙着处理电脑投影片。她就是千里迢迢来与我认识的《快乐作文》杂志社的职员——邓运平。年轻有魄力的她说起话来卷舌儿化全都出来，我得竖起耳朵捉清她的话呵！我与运平挺投缘的，从此，虽隔万水千山，我们靠伊眉儿桥梁来联系。

那时也是我第一次与《快乐作文》杂志执行主编成占民与副主编时淑敏会面。他们送我一本新鲜出炉的2005年4月下旬号的《快乐作文》。啊，刊登了我指导的古咏森同学的一等奖作品：《上当记》。我真替古咏森高兴，毕竟大马学生的文章能收录在发行全球的杂志里，挺难得的。

那年冬天，由于去中国厦门大学参与短期课程的计划泡汤，于是我转个方向，往北飞去探访历史古都北京，也顺道探望在石家庄的运平。



初雪刚降的北京，只有摄氏3度。然而3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与成总及运平的同事孟建利和缴克伟相谈甚欢，语多暖和。别看成总外表严肃、不苟言笑，其实是为人随和、很有创见的学者。

啊，终于再见到运平！虽穿着厚厚的红色格子寒衣，依然掩盖不了她那瘦溜的身子。冰冷的北风吹送下，我品尝了热腾腾的西北粗面条和白吉馍，味道挺好的。

之后，成总安排我到他们的新办公楼去参观，并与杂志社一些文友进行简短的交流。《快乐作文》杂志社给予成员们欢悦的氛围，让大伙儿能齐心协力、愉快地工作；难怪他们以“快乐”来命名，作文大赛的主题强调“快乐作文，快乐生活”呵。

消除不愉快的因子，制造多点快乐分子，生活肯定会欢跃起来！

洗尘晚餐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国玉珍——坦率有干劲儿的海外部主任；关平——美丽又能干的《趣味汉语》副主编。

次日，运平带我去参观正定的隆兴寺。第一次尝到零下2度冻得脚发麻耳发痛的滋味呵！之后，我们去石家庄市中心逛逛。时值中午，阳光灿烂，可北风飒飒，害得我们走不了几步就躲进暖气室里暖暖身，咀嚼几串芍药、山楂、水果等冰糖葫芦……



清溪漫流（散文篇）

浓浓的情谊温暖了冷冷的空气，让心给热了起来。

告别运平与热情豪迈的北方朋友们，我单飞往上海去寻找另一个快乐泉源。

快乐，是可以追寻的。



运平与时淑敏千里来大马与我相会。



与运平参观正定的隆兴寺。



与《快乐作文》杂志社
交流。右一为关平。



乘着热带风到石家庄与成占民、国玉珍、时淑敏及孟建利相聚。



浩瀚人海

(小说篇)



劝捐

吕才易

又到一家商店去买东西。一进门□，我身上那件依稀还看得出校徽的 T 恤，却给了人借题发挥的机会。

“喔，这是学校的衣服……”一个戴着老花眼镜，平时总是木然地坐在柜台旁的老人开口了，“我才买了学校举办卡拉 OK 比赛的固本……1 本 10 张，3 百块钱。叫我帮一下……”

——事关我们村里一所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华小，它早已陈旧不堪，打算兴建一栋 4 层楼，一共 24 间课室的新校舍，正在筹募一笔庞大的建筑费。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好啊！”我肃然起敬，“好事不怕提嘛。”

“他们在朋友的咖啡店遇到……如果找我，我给1千。”一手撑起这盘生意的年轻媳妇这时也一本正经地搭上一句。

“对！对！最少捐1千块钱才和你们做这么大生意的相称。”我暗自责怪我们的建校委员会没找对人。

“我可不曾赚到村里人的钱……”和我一般无二的糟老头末尾这一句话，我似乎不该听在耳里。

隔一条路是茶餐室。因为地点适中，我也常光顾。

那天，我又去喝咖啡。

“……我去问一问，我们应该怎样捐。他说，你就给1千咯！我会捐一点……我们考虑一下。”茶餐室老板娘正从对面的商店走回来，手上拿着学校派来的请柬。

我仔细地听她说，没有插嘴。他们一家由北马搬来这半岛南端，在村子毗邻的新住宅区住下来做生意。不久之前，他们已经为村里的华小举办义卖，筹得3千多令吉。我是本地人，店里的常客。当时，他们就是通过我联络校方。而且，我后来又知道他们还常常捐助慈善。



(小说篇)

浩瀚人海

被我一番话所打动的建校委员会的朋友们，专诚拜访那家店铺能言善道的年轻老板娘，却白跑一趟。

我想，大概她不相信陌生人吧。我自己又走一回。

“我和我先生商量一下。”她客气地拐一个弯。

过几天我再去探询。

“改天我们自己去捐。”来到直路上了。

在募捐的过程中，难免遇到使人沮丧的事，但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大家没有气馁，只是一心一意去完成它。

总还是有惊喜：茶餐室夫妇又慷慨地捐献500令吉。





浩瀚人海

(小说篇)

胶杆风雨

臻杰

(一)

新月已自树梢沉落，黝黑的天空闪烁着疏疏落落的星星。那俯伏在茂密的树林下的田野，寒冷刺骨的劲风，把树叶及野草拂动的发出簌簌响声，夜出寻觅食物的野兽，偶尔发出饥饿的叫声，划破这静寂的夜空。



在这原野的边缘，那细小泥河的不远处，鳞次栉比的一排木屋，其中一间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一个约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正伏在一张旧木桌上，沉沉地睡着了。他为了照料旧病复发的父亲，及应付学校的功课，整夜未眠；现在熬不住疲倦，而瞌上眼。突然父亲的呻吟声把他惊醒。他慌张地环顾四周，一面用手揉着红肿困倦的眼，一面走到一张残旧的木床边，看看发出低微而不均匀的呼吸声的父亲，再望向床头上的小闹钟，他迟疑了好一会，最后才下了决定，早点儿到胶林去割胶。

其实，半年前母亲因生小妹而去世，他就随着父亲在每天清晨5点多便起身去割胶。可是近数日，父亲的病越来越沉重了，不时的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碗碟都摔破。自母亲去世，父亲因思念过切，又再加上不按时吃药，病情坏时多，而好时又在灌酒，能到胶林割胶的日子并不多。他不怪父亲，他挑起养家的担子，照顾病情时好时坏的父亲，哺育那还是不会爬的妹妹。他有想过，干脆退学，做个全职的胶工算了。但每当父亲清醒的时候，气得喘着气指责他，说他是全家惟一的根，惟一的指望。不读书，难道一辈子躲在胶树下过活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吗？

上学，这是他一想起来，眼里就充满泪珠的事。但为了不让父亲失望，他惟有咬紧牙根，努力地、拼命地读着。

每天，他冒着寒冷，打着冷噤，在那连绵不断的大黑胶林里，忍受蚂蚁的叮咬，操着那锋利的弯刀，熟练地，一棵棵、一排排割下去。沉寂的四周，漆黑的胶林，只见他头上的小油灯，发出微弱的亮光，让他能看清树干，让他能向前移动。本来是夫妻做的工作，变成父子做的工作，现在再由他一人赶着做完。就算他如何迅速，也无法在上学前做完。更何况灯光昏暗，效率也低。每次都剩下两三排没割的胶树，幸亏园主没有来巡视，否则会唠叨一大堆，还可能立即辞退他们呢！

想起了园主，就想走八九岁那年，他随着父母进胶林，帮助收胶屎，抹胶杯，收胶汁。母亲时常在空档时，从他身后绕过手握住地的小手，推动着胶刀，教导他割胶。母亲说：握刀要稳，拖刀要轻，用力要狠，这样才不会伤到树身，才不会割坏树身。

有一回，他正在聚精会神在割胶时，给园主发现了，结果母亲给大骂了一顿。还好，他悟性强，很快就



学会了。那时有父母在分工，他只是好玩而已，不像现在，胶树还没有割完，人已疲倦，心口发烧，头有点晕眩了。他歇了一会儿，来个深呼吸，咬紧牙，移动沉重的脚步，继续他未完的工作。

这时，天边已现出灰丝，田野的鸡也在互应地啼唱起来，胶林外已响起脚踏车声，和谈笑声。他知道，人们已开始一天的工作，割胶的割胶，运菜的运菜，上学的上学。他停止割胶，否则就不足时间收胶了。

“高升！高升”林外一个孩子急迫地叫着，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戴雨的声音。

他慢慢转过身，迎上去。

“戴雨，你自己先去上学，我的胶还没有收完呢！”

“时间还早，我帮你收，两个人做会快一点。”

戴雨拿起另一个胶桶，分头进行收胶。他感激地望着戴雨，激动得说不上一句话。

太阳已开始升起，闪耀的金光撒在树梢头上。两个瘦小的身影，渐行渐远，消失在连绵绿色的胶林的那一边。



(二)

放学铃声一响，学生们都像一阵风似的冲出教室，有的在沙地上的球场玩篮球，有的在草地上踢足球；当然也有些往回家的路上急走。

高升也是这群急着回家的一分子，他惦着父亲的病，又担心妹妹没人照料。

“高升！高升！等等我！”戴雨喘着气从后面追上来。

他移一下沉重的书包，略为回头望一望，那双穿着变成黄色的白帆布鞋的脚，却没有慢下来。

“这几天伯父的病怎么样？”戴雨赶上来关心地问。

“似乎越来越沉重，昨夜连饭锅都被摔坏了！”他红着眼圈说。

“我看还是把他送进医院吧！”

“那么我上学时，谁来照顾妹妹？”他无奈地说。

“你想他还能照顾你妹妹吗？不知那一刻把你妹妹当饭锅似的摔下去。”戴雨提醒他。

“那！我该怎么做？”他真是无语问苍天。



“唔！你还记得大树头下那家印度人吗？”戴雨突然提起。

“你是说时常喝醉那个印度人吗？”高升奇怪戴雨为什么有这样的话题。

“你还记得两个多月前，他把新生的婴儿送人领养吗？”

“你的意思是……。”他打个冷噤。

“这样对你好，对你妹妹也好。……”

“你想也不要想，那是我亲妹妹，就算如何苦，我都要把她养大，以后那再这样提，否则朋友都没得做。”高升愤怒地大声回应。

“好！好！好！算我说错话。不过无论如何，伯父总要送入医院治病。”戴雨挥动着手道歉。

“我会，我正在想办法！”他又跌回懊恼的情绪里。

一路上，两个友伴被这解不开的难题困扰着，不再说话，只是跨开脚步，急促地往回家的路上走。

再拐个弯就到家，突然他俩发现有几个村民围在他们的门前，在议论着什么。



(小说篇)

浩瀚人海

“莫不是父亲又再摔东西了！”高升的心往下沉，脚步更加快了。

“升仔！你回来就好了。”邻居林大婶走前来说。

“大婶，发生了什么事？”

“今早你爸不知发什么神经，含着菜刀在路上追着人来砍。给人报了警，现在你爸给警察逮了去。”林大婶气急败坏地说。

“那……那我妹妹呢？”

“这你放心，我看不对劲，就抱过来我家，现在正睡得很甜呢！”

“升仔！你妹妹暂时由我番婆照料，我看你还是随我到警察局一趟，看看他们如何处置你爸爸！”林大叔说。

坐上林大叔的摩托车，很快地到达警察局。负责的警官对林大叔说：

“病人看起来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精神有点不正常，目前已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我们只好等医生的报告，至于以后怎么样，到时我会通知你。”警官转过身，抚着高升的头说：



(小说篇)

浩瀚人海

“你放心，假如你爸病好了，我们会送他回来。假如你想去探病，请来找我，我会尽量协助你。”

其实他现在并不担心父亲的病，有医生照顾，总好过呆在家里。他担心的是以后上学，谁照顾妹妹。

林大叔看他不出声，就说：“是否担心你妹妹没有人照顾吗？”他点点头，眉头深锁。

“你妹妹还小，吃饱就睡，睡醒就吃，较容易照顾。你求求我的番婆，也许她可能帮帮忙。”

“谢谢您，大叔！”

“谢什么，傻孩子，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大家左邻右舍，能做的我一定会尽力的！”林大叔一边开动摩托车，一边说。

林大叔也是其中一家靠割胶维生的穷苦人家。他的两个孩子，小学一毕业，就到外地谋生。据说那大的在吉隆坡学修车，那小的在怡保学烧焊，平日他俩都很少回家。林大叔夫妇也像一般的胶工一样，天未亮就出门割胶，回来后还接些袋袋来黏，增加收入。

林大叔夫妇对高升的遭遇，寄予万分同情；但



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自从母亲去世后，对于哺育妹妹一事一窍不通的他，要不是林大婶不时在旁指导，如何替妹妹冲凉，如何冲泡牛奶，如何更换尿布，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妹妹的衣服、尿布、睡觉的沙笼摇篮，都是林大婶向邻居捐来的。林家是他的精神支柱，要是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他绝不会麻烦他们。

他抱着林大叔的腰，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在小道上奔跑。他想驾车的要是爸爸多好，他可不必背着这沉重的包袱，又要割胶，又要上学，又要哺育妹妹，还要担心父亲的病。他祈求上苍，让父亲的病，快点好起来，让他能卸下担子，好好喘口气。

他的小脑袋塞满许许多多待解决的问题，但却麻木的没有一丝头绪。



浩瀚人海

(小说篇)

蚂蚁王宣扬国威

蔡家茂



有一个远离城市的落后小乡村四周都是浓密的森林。由于和外界远远隔绝，村童们就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他们的童年岁月，多半徜徉在山间水涯。村童们最不敢乱闯的，是东边森林里最多红蚂蚁出没的丛林。因为谁要是有一个不小心踏入这地带，准会周身是蚁，皮肤得起粒粒红肿，即使及时抽身逃出，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只是被少咬几下罢了，总还会有几天受折磨的。因此，村童们更视那一带为危险区，那些蚂蚁们便自以为是天底下最威势的族群。一些善于逢迎的小蚂蚁更在蚂蚁王的面前加油加醋，使得蚂蚁王也自以为是世上威势族群里的顶尖人物。更何况，它的身躯本来就比自家族群里的小家伙们大了好几倍，它头大，须长，脚也长，在蚂蚁群中很容易就突显出它的凛凛威风。

有一天，蚂蚁王忽然想要到外界宣扬国威，要向天下人展示它那魁梧的身材，于是便带了一两百个随从离开蚂蚁窝，浩浩荡荡地上路。它们走出森林路，走过小木桥，走向那小村庄，远远就看到四、五个村童正在一片青草地上嬉戏。一个蚂蚁卫士就向蚁王报告：

“大王，那些村童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今天我们出来了，要不要过去吓吓他们？”

“这些野孩子也的确太无礼了，对我们如此的大阵仗，竟敢视若无睹，正该过去给他们一个教训！”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它们于是向着村童们爬去，其中一个卫士还爬上一个村童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算是教训。被咬的村童“哟”的一声尖叫起来，孩子们却停下来低头一看，地上竟是一小群红蚂蚁，正昂首扬须地耀武扬威。小孩们二话不说，立刻七手八脚的往地上乱扑乱踏，仓促间蚂蚁卫士们已来不及捍卫大王，东窜西溜地各自向草丛里逃生去。蚂蚁王因平日少运动，逃得慢，又长得特别显眼，终于被一个村童捉住，放在手掌心里把玩。村童们围过来看到它的与众不同，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拔掉它的长须，有人拉断它的一条后腿，使得它痛不欲生，拼命挣扎。当小孩一不留心，就让它跌入草丛中，它马上躲了起来，一动地不敢动。

不久，天空布满黑云，就要下雨了，村童们便急急离去。小孩们走后，残余的蚂蚁卫士们才陆陆续续地由草丛中钻出来，找到了遍体鳞伤的大王，慌慌张张地抬回蚂蚁王国去。



浩瀚人海

(小说篇)

黄泥路

雨川(遗作)

巴士在路口停了车，他就下车。走在路上，看到满地的落叶，他知道他来得不是时候。落叶时季，是封刀时节，父亲不在园里。他该在屋后的树茨芭里。在那里父亲种了许多树茨。从小到大，他吃了许多树茨。蒸的煮的烘的烤的，吃到他怕。如今看到树茨食品，他仍退避三舍；但已经来了，而且目的是非要见到父亲不可，只好举步向前走去。

路很远，迤迤逶逶，向前不断伸延。无情的阳光，正透过光秃秃的枝桠，直晒在他身上，令他喘息、眼花、冒汗。不一会，湿透全身。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如果有一丝凉风多好！还在几年前，他是乘坐名贵轿车进来的。车内沁凉的冷气，令他毫不觉苦。只怪黄泥路凹凸不平，名贵轿车行驶其上，令人心疼。于是，他向这里的父老许下诺言：“把你们的选票都投给我，我中选后就会申请在这里建一条柏油路！”这许诺在当时赢得了不少的欢呼。无奈他落选了，败在敌党手里。落选过后，谁也没有再提起柏油路的事。

所以，黄泥路仍是黄泥路，迤迤逶逶，向前伸延过去。

他是从小就开始走在这条黄泥路上。

那时候，黄泥路两旁的胶园还是属于英国人的。他的父亲是这个英国人园丘的工人。像所有的园丘工人一样，每天清早，他们就要到园丘里工作。上山、下谷，都是他们分内的事。那时，他穿一件大人穿过的破衣，一条遮到前面遮不到后面的破裤，跟随大人到园丘里去。那时，他们走的就里这条黄泥路。下午，许多大人麋集在椰花酒小屋四周。吵闹、打架；鲜血和黄泥涂满脸孔，是司空见惯的事。他的父亲是独一无二不喝酒的人。他在屋后空地种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树茨。他们住的宿舍，是狭小、低矮的板屋。由于长期用木柴来煮食，四面板壁都被薰黑。屋里只有一间睡房。安一张大床，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他就睡在大床一隅，夜里听到有什么异声，他睁开眼睛想看个究竟，谁料一张充满异味的薄被迎头兜脸地罩下来，煞时一片黑暗。耳畔好像听到父亲微喘的声音：“睡觉！睡觉！不睡觉要干什么？”

他父亲种树茨的事，英国人经理曾来观察过。当时，他父亲正以一截截的树茨枝插入翻松过的泥土里，英国人经理就来到他身旁，一声不响地站着看他。他吓了一跳，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举手行礼，叫了一声：“端！”那英国人仍不出声，他父亲就战战兢兢地说：“端，种一点树茨自家吃！”那英国人看看他种树茨的范围，毕竟只有一巴掌大，也不说什么，点点头就走了。

许多年后，他父亲仍在那地种树茨。

现在他父亲还有种树茨吗？

想起父亲，他又仿佛看到那个高瘦，腰肢挺直的黑老头，正跨着大步，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挥着胶刀，割一下，扯下胶丝，然后继续割着。等割好了他看一看挂在树身的胶杯，不端正的话就用手移一移，然后把胶丝装在身后的胶袋里，再迈开大步向另一棵树跑去。这片胶国多少棵树？在胶园里有多少个人像他父亲那么地干活？对他，此刻全无概念。他只知道这片胶园，养活了许多人，当然也包括他在内。养到他长大成人，走出胶园，不再探父辈们握过的胶刀，而且一帆风顺，直到当上了议员，出入名贵轿车、住洋楼，到处受人迎拥。要不是为了落选，和落选后的许多丑闻：贪渎、滥权、失信，令他在政坛上摔下来，他会落得如今日这般地狼狈，乘巴士冒烈日回来找久别的父亲吗？

他有多久没见到父亲了？这问题，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最近的一次，也许就是他为了竞选宣传回来这里拉票的那一次吧？那次回来阵容浩浩荡荡，他高高地站在台上，大声疾呼父老们投票给他。那天晚上，当他站在台上，看了台下一眼，见到他父亲，站在第一排，骄傲地仰着头看着他，他越发兴奋也发表他的讲词。



(小说篇)

浩瀚人海

离开园丘，回去总部的路上，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想：“这次，借助园丘父老们手中的选票，也许能把颓势扭转回来？”其实，他对这次竞选，全无把握。这不是因为对手太强，而是他的丑闻太多。什么贪渎滥权，什么只顾谋私利、什么失信，许多罪名排山倒海而来。提名前为什么总部还要推选他为候选人呢？一是因为他和会长私交甚笃，一路来都是会长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二来是因为他在地方上还有一点势力，后所以他才会成为候选人。但那势力随着他的落选消失了，到如今即使他走在路上人家也当看他不到的地步，真令他感到英雄气短。

到了这一地步，惟一的退路就是回来找他父亲，希望他能念在父子之情，助他一臂之力。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父亲在这里还有一段胶园。那是在英国人纷纷变卖园丘，退出马来亚的时候。一天，他父亲去找他，对他说：“英国人要卖园了，我想买下一段胶园要多少钱吗？”他不耐烦地反问他父亲：“你知道要买一段胶园要多少钱吗？”他父亲慑懦地说：“我知道！我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就是因为钱不够，才来找你！”当时他是这样地回答他父亲：“我没钱！你以为你的儿子是在印钞票？”他父亲当时是失望地离开他的家。那时，他住在岳父那栋双层豪华洋楼里，车房里有几部名贵汽车，还养着两只牛犊般的狼狗，当他父亲来找他时差一点咬伤他的父亲。

如今，那栋洋楼已不属于他了，他自己也没有了汽车，狼狗也不认得他了，他才想到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在被他拒绝后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四下张罗，给他凑够了钱买下一段胶园。从他那次拒绝父亲，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光了。这些年来，他们父子都没有见过面。今天在这落魄时候，才会来找他，他会记恨自己吗？

心念一转，管他记恨不记恨，到底他还是父亲，见了面再说，他举步向前走去。拐个弯，到了一个坟地。高高的茅草盖住整片坟地。几棵低矮的树，在它四周。这里，埋葬着许多园丘父老，还有也埋葬着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她还是他青梅竹马的伴侣。他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一同拿着他父亲用树叶制成的小风车，一同在屋后奔跑。小风车在他们手指间转呀转，不知不觉地长大。



(小说篇)

浩瀚人海

长大后，他们仍时常在一起。到了他离家前夕，他们一同到货仓旁的一间空屋里相会，在那里情不自禁地发生了关系。当时，女的一再叮咛：“记得要回来！”他也信誓旦旦：“我一定回来娶你！”谁料，他这一去，竟经年累月，都没有回来过。

事缘他毕业后，申请到一份事务所小书记的工作，便兴冲冲地去上任。那事务所的主人是个政界闻人，也是当选议员，看他是老友介绍，而且是可造之材，便把他收容在家里。主人有一个女儿，跟他年龄相仿，看他一表人材，对他产生好感，主动向他示好。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女友影响下，他忘了园丘里苦苦等待他的旧女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园丘里朋友的来信，告诉他园丘里的女友已经自杀身亡。当时，他捧着信，喃喃自语：“她自杀了，她自杀了！她为什么自杀呢？”他的朋友也在信中告诉他：因为他的女友怀了孕，经不起家人的拷问和责备，喝下了整瓶的除草剂。朋友还告诉他：他的女友就埋在黄泥路旁的坟地里，她的幽灵，时常在夜晚出现，守在坟地的第一棵树下，好像是在等他回来。接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到这个消息，他更不敢回去。所以，当他走过坟地旁的这段路，他三步当两步地，疾速走了过去。

过了坟地，他继续走着。思绪又回到发生在几天前的事。那天，有几个嘱托他办事的人，到他的事务所大吵大闹，都是为了钱的事。他的情绪坏得很。偏偏回到家里，女儿对他不瞅不睬，妻子却对他唠叨不休，他一时性起，狠狠地刮了他妻子一个耳光。全家人即刻跟他闹了起来。他那满脸横肉的岳母更凶恶地向他吼着：“你打我女儿？你敢打我女儿？你给我滚出去！这是不是你的家！”一气之下，他冲出那间他自从婚后就一直住下的岳父之家。

他两手空空地到处飘泊几天，所到之处，都不受欢迎。在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父亲。父亲还有一段胶园，他是惟一的男儿，父亲死后，这段胶园还不归他吗？

想到这里，他又精神振奋，不理烈日，不顾酷暑，迈开脚步，向前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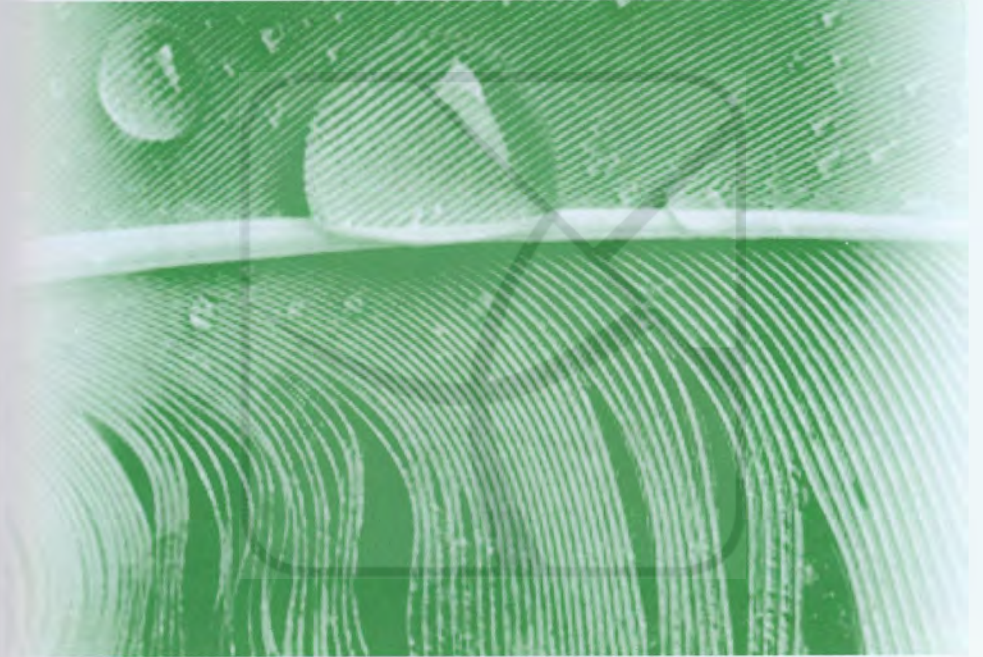


(小说篇)

浩瀚人海

雨夜

雨川（遗作）



下着雨，路上冷清清，阿秋愁眉苦脸地对
着满桌子的晚报，心中暗忖：“这些报纸，怎
卖得完？”

邻居卡申冒雨回来，阿秋问他：

“这么早就回来？”

卡申答：



“要去开会！”

“开会？”

“唔！区部常年大会！”

“哦！”

“区会主席将会在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

“是不是奥斯曼？”

“正是他！”

“这狗种！”阿秋咕哝着。

他所以有这种强烈的反应，是为着一椿多年的往事。当时，他还是一个泥水匠，承包一些小工程，亲力亲为地做。一天，奥斯曼来找他：

“阿秋，我有一些工让你做，要吗？”

“在哪里？”那时，刚巧阿秋手上的工作到了尾声，正愁找不到新的工作，急忙兴趣盎然地问。

“民众会堂，”奥斯曼说，“一些一收尾的工。但你要连工包料，做完工就可以收钱！”

“好的！”阿秋欣然答应了。

谁料工程完成后，一连几个月，阿秋都没有收到钱。他约略计算一下，这场连工包料要几千元。他不愿血本无归，便摸索着找到奥斯曼的甘榜去。奥斯曼住一间很大的屋子。是一间浮脚楼式的马来屋。阿秋到达时奥斯曼不在，由一个年轻的女子接



(小说篇)

浩瀚人海

待。这个女子，阿秋后来才知道她是奥斯曼的第三任太太。她招待阿秋到浮脚楼上的小阁楼里，阿秋在上阁楼时看到浮脚楼下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多把雪亮的巴冷刀。他坐了一会，看到有五、六个青年，到浮脚楼下，各自取了一把巴冷刀，在楼前的空地上耀武扬威地挥舞着。他越看越感心里发毛，只好匆匆告辞。从此，他再也无法收到那笔钱。反观奥斯曼，在几年里事业蒸蒸日上，俨然成为土著企业家。最近还攀上政治高峰，可谓锦上添花。在这段时期里，阿秋因为工场意外，受了重伤，从此告别泥水生涯，改行在自家门前摆一个摊子，卖起晚报来。卡申在海边摆一个摊子当小贩，最近听说当局不再允许在那边摆卖，卡申受到驱赶，不知如何解决？阿秋想到这门题，便向他问道：

“听说你们那边要被赶了？”

“是呀！”

“以后你要去那里做生意呢？”

“当局在那附近建了一个中心，要我们搬进去！”

“你会搬进去吗？”

“如果生意不好，我会回到老地方去的！”

“哦！”阿秋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道：

“听说那个小贩中心的建筑费是100万？”



“是呀！”卡申答道。“一间简简单单的建筑
物，和里头20几个摊格，也值100万？”

“是的！”

“而且听说是由奥斯曼的公司承建的！”

“是呀！”

“为什么会这么贵？”

“嗨！你不知道奥斯曼最近又娶了第4个老婆，
聘礼中有一辆全新的 Honda Accord！”

“这样的人你们还支持他？”

“我们不支持他要支持谁？他是我们这里最能
为我们争取权益的人呀！”

阿秋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能解决
路口那边的交通阻塞问题？你也是知道的，路肩两
旁都是小贩，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把路口挤得满满
的，我们要出入多不方便呢！”

“那不是他的权限！”

“是谁的权限？”

“州议员！我们的人民代表！”

提到这里的州议员，阿秋就感到泄气。因为他
是个有名无实的“人民代表”。关于路口的交通阻
塞问题，当地居民向他表达多次，他总敷衍地说：



(小说篇)

浩瀚人海

“我们正在寻找解决方案！”什么“解决方案”？为什么寻求了这么多年仍找不到“解决方案”？是不是那些造成交通阻塞导因的合法的、非法的小贩是动不得的人群？为什么不建一个中心收容他们呢？只是，不知道当建了中心收容他们以后，会不会又有新的非法小贩到来摆卖？想着，阿秋感到这是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庆幸自己住得离开路口远一点，在自家门口摆卖晚报没有构成交通阻塞问题，要不然，自己也是罪魁之一呢！不过，因为卡申刚才说过：“奥斯曼最能为我们争取利益的人！”他不甘放弃地说：

“为什么你不叫奥斯曼提一提！”

卡申说：“他会提的！他一定会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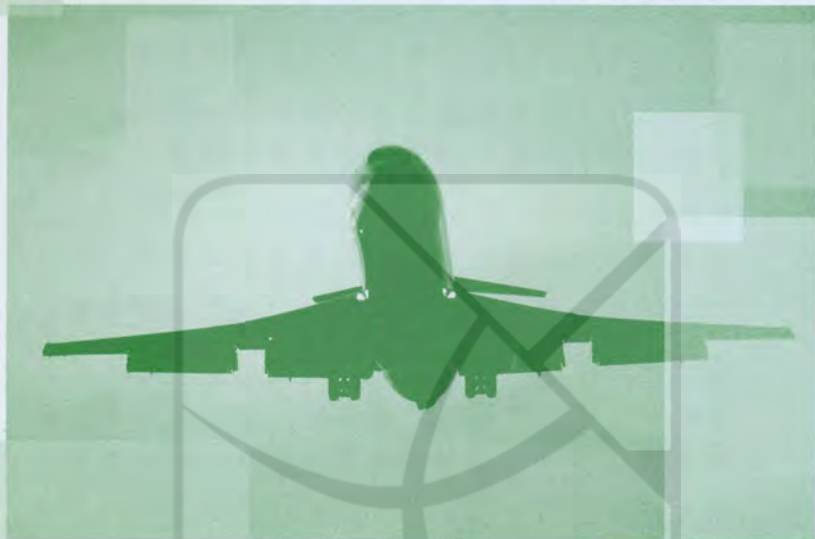
“是的！”阿秋顺口说：“到时又会有一个小贩中心，他又可以娶多一个老婆，送多一辆汽车了！”

卡申看了他一眼，觉得无话可答，便说：

“不多说了，时间快到了！我要赶快冲凉换衣去开会！”门口又只剩下阿秋一人，守着他一堆晚报。雨仍下着，不知何时才能停下来？

我的最爱——马航

蔡淑颖（霹雳江沙崇华国中）



每当有外国朋友问我，身为马来西亚人，什么是最值得引以为荣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立刻回答，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简称马航。虽然我的答案不和一般人相同，但是我还是会坚持这个答案。我对马航有种很特殊甚至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5年前，我和家人从槟城机场乘坐马航内陆飞机到吉隆坡出席表姐的婚礼，所以我感到很兴奋。虽然飞行的旅程并不是很长，但对于第一次乘搭飞机的我已很满足了。

外理登机手续后，我们便登上飞机，开始我的“处女航”。一登上这巨大的空中交通工具，我们便对号入座。

当空中服务员确定所有的乘客都坐在各自的座位并扣上安全带后，他们便亲切友善地向乘客们说明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一些用具的用途。此外，他们也告诉乘客们，当发生紧急状况时，必须保持冷静，并迅速地采取机上的安全措施。

10分钟后，飞机终于起飞了。飞机腾空而起，直上云霄的那一瞬间，令我感到犹如身处在云顶乐园乘坐“云霄飞车”，非常刺激；而我竟莫名其妙地喜欢上这股感觉，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暂时可以把一切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啊！

由于我的座位在窗口旁，我便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欣赏美丽的风景。从高处往下眺望，感觉真特别。那是因为所有海洋、草地和森林等的颜色都会变得很深，而其他的建筑物如房子、高楼大厦等则显得较渺小。身处在洁白的云团中，令我感到有种幸福的感觉。这些耀眼洁白的云朵，有的像淘气的孩子，有的像凶狠的大老虎……形状不一，千奇百怪，瑰丽无比。看着、看着，目的地已到……

有一次，我和家人到中国去旅行，巧的是，那一次我们也乘搭马航。那次飞行的旅程比较长，大概需5小时才抵达中国上海。那次我们乘坐的飞机的体积较大。此外，飞机上的座位也分为经济舱和商务舱。商务舱的座位比较宽敞舒适；经济舱的座位则比较狭窄。

在这5小时内，我便善于利用时间进行一些飞机上所提供的娱乐活动，如听音乐、玩游戏和观赏电视节目等。我和弟弟观赏了两部平日都无法欣赏的动画片啊！偶尔，我也戴上耳机聆听轻快的音乐，真是一大享受！

不久后，几位空中小姐推着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饮料和甜品的手推车朝向每位乘客的方向。我挑选了卖相很吸引人的鱼扒饭，而姐姐则选择了鸡扒饭。这两种套餐都很美味可口，受到很多乘客的青睐。我们一家人也对这套餐赞不绝口。

虽然飞机上的厕所比较窄小，但设备都很齐全。最特别的是厕所的马桶，它的吸力非常强，而且只需少许水便成功排污了。那是我第一次使用飞机上的厕所，所以差点困在里面，出不来啊！最后，我仔细研究，才知道如何打开厕所的门了。啊，吓死



我了！过后，当我把那件事告诉姐姐，她不但没有同情我，反而还嘲笑我，真气死我啊！

去年，我陪姑姑到英国探望她的老朋友。看着表哥为我们购买的马航机票时，心里真是高兴！我抱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再次乘坐马航。

我和姑姑坐下后，我便仔细地注意飞机上乘客的一举一动。我觉得空中小姐的制服端庄优雅，那是我国马来友族的传统服装——Baju Kebaya。男空服员则穿着整齐的西装和打着领带，显得彬彬有礼。他们的服务态度都很亲切友善，脸上时常保持着灿烂的笑容，让乘客们感到很贴心。

飞机刚起飞不久后，我便和前座的外国游客聊天起来。他们对空中服务人员的态度感到很满意，此外，他们也觉得空姐的衣着很特别，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此，每当我听到马航屡夺国际大奖的消息时，我必会欢呼：“马来西亚能！”

虽然我乘搭马航的次数只有区区三次，但它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再乘搭马航呵。

加油吧，马航！

编后话：查马航最近荣获“2007全球最佳空服员大奖。”



简评：

爱，很简单；

爱，也没什么道理；

爱，是种奥妙的感觉。

此篇文章内容充实具体，带有较强的地方色彩，笔端流动着作者对马航优秀表现的喜爱与自豪。文章平铺直叙，起伏不大，因此，在谋篇布局方面需注入心思。





我和爸爸捉迷藏

王元

(中国西安八一街小学六(2)班)





藏匿是一种智慧，寻觅是一种快乐。捉迷藏这种孩提时的游戏，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时，我家住在南郊的长安大学家属院内，房间很宽敞，一有空闲，我就和爸爸玩捉迷藏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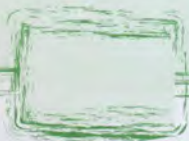
一次，我和爸爸捉迷藏。第一轮我们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捉、谁被捉。哈，我赢了！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躲在门后，轻声地说：“好了！”我缩紧身子十分紧张。我屏住呼吸，身上冒出了汗。爸爸可能是因为蒙着眼睛，所以一会儿撞椅子，一会儿碰桌子，好像一个盲人。我不由得笑出声来。爸爸听到笑声，一下子把我从门后拉了出来，刮了我一下鼻子。原来，那些好笑的响声，是爸爸故意发出的，目的是惹我发笑。爸爸真聪明！

第二回，轮到我抓爸爸了。开始我信心十足，但因为蒙着眼看不见，所以心想：完了，就算抱着大枕头，也不会知道。也许每次运气不好的话都可以实现。爸爸说藏好了，我冒冒失失地乱抓，好像一只无头苍蝇。

“啊，抓着了！爸爸被我抓着了！”我成功抓住爸爸的衣角了！

“看好，我是妈妈呵！”妈妈一把拉掉我眼上蒙住的手绢。我还以为抓住了爸爸呀。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们一家三口都笑了，屋子里充满笑声和笑语。

(指导老师：邵琨)



简评：

童年时光总是令人难忘，因为那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段落。

只刻录人生美好的篇章，删除那不值得储存的记忆吧。

本文叙事清晰，语言流畅，充满童趣；儿时捉迷藏的欢乐情景跃然纸上。

惟段落不分明，全“挤”在第二段；因此，已分成了五段。此外。第四段的描述过于直叙，所以稍作修改，以增添其悬念成分，加强趣味性。原文一下就写出“碰上从外面回来的妈妈，以为抓住了爸爸……便说：‘抓住了！’……”

王元同学，加油呵！请继续通过电邮把作品发送过来。

青青河边草
(文学蓓蕾篇)

忆童年

林银惠 (霹雳·江沙)

蔚蓝天空 青翠草原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与我的过去一起成长

草原上
他们追逐着 嬉戏着
欢乐笑声 阵阵

是多么熟悉
这曾属于我的天地
我的欢笑

如今
天仍蓝 草仍绿
人却已非

好想告别烦恼
再一次
回到当年



简评：

一天一天长大，才知道什么是烦恼；
一次一次经历，才明了什么是人生。
回不到过去，只有回忆当年……

此诗语言简练、清新朴实。

由于原诗出现多次“童年”一词，因此删除修改了：

(一) “记载着我的童年回忆”改成“与我的过去一起成长”；

(二) “我的童年回忆”改成“我的欢笑”；

(三) “回到童年”改成“回到当年”。

解剖一名精神病患

永杰（森美兰·波德申）

疯起 缘灭
在爱情路上跌跌撞撞
月圆 人缺
在八月十五睹物思乡
爸爸 妈妈
在提心吊胆担心我的病情
写诗 画画
在潜移默化陶冶我的性情

校园枪击事件 (又一宗)

永杰

举起枪
对童真与无邪疯狂扫射
完全不加思索
而且自动化
最后饮弹自尽
没有留下遗言
血流沉河
只剩一团谜

(到底是人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简评:

惟有有寻求心灵的富足，才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只有学习放下，才能真正地释然。

永杰这两首短诗短小精悍，皆以“精神受困扰者”为主题。言简意赅，属优秀佳作。

《解》运用排比手法，写出因爱受创伤的人在家人的关怀下逐渐复原。因此，身旁的亲友应多接触和协助这类精神病患者。

《校》则一针见血地写到另一类精神出状况的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师长举枪疯狂扫射，他们有何过错？所以留下的疑团该如何解开？为了加强此诗的震撼性，加入了一句：“血流沉河”。此外，“进行扫射”换成“疯狂扫射”更贴切。



成语逗说

田流(新加坡)

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乙:对!

甲:最近有人把“三只小猪”也当作是一句成语——

乙:哦?那是非常滑稽、非常荒谬的大笑话!

甲:究竟“三只小猪”是什么意思?

乙:你问我,我问谁呀?

甲:这句成语的原创者,据说还是一名咱们国外教育部
长级的人物呐。

乙:哦……那是一位对现有成语,抱有极端否定态度的
老糊涂!

甲:他认为成语是非常古老的东西,应该加以淘汰、放
弃,另创崭新的词句才对。

乙:所以先跑出“三只小猪”来!

甲:接着也对一些成语的理解和诠释闹出不少笑话!

乙:其实,成语是经过千百年来不断地修润、筛选、考
究、逐渐延伸、演绎出来的。

甲:没错,当前任何一则上乘的作品,或任何一篇精彩
的文章,可以说,不可能完全没有适当应用之现有
成语给穿插在内的。

乙:对!换句话说,成语可以简炼文章的内容,可以丰
富作品的文采!



甲：因此，要说现有的成语，会妨碍学生的思考能力，会影响学生们创作意识……

乙：那是狗屁不通！胡说八道！就现阶段来说，从事华文写作，若果一概不用成语，那简直就无从下笔写文章呐！

甲：看来，阁下对成语研究，还颇有心得嘛。

乙：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个“成语专家”。

甲：“成语专家”？失敬失敬，在下是有眼不识泰山哪。

乙：岂敢岂敢。

甲：在下也忘了自我介绍，我可是一名“成语博士”哦！

乙：喔！“成语博士”？这么说起来，咱俩对成语的研讨和考究心得，应该是各有千秋吧。

甲：好说好说，论起功力方面，咱俩可能是半斤八两，棋逢敌手。

乙：我看……我应该是棋高一着吧。因为我是专家呀！

甲：我可是博士哦！谈成语、说成语、论成语，我是成竹在胸，样样精通的。

乙：不说你不知道，我参加成语典故的论文写作比赛，几次都取得最好的成绩表现，名榜上，我一直是独占鳌头无敌手。

甲：我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对于成语的应用，向来就随心所欲、挥洒自如，而且我的文笔凝炼，被称为已经达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乙:既然如此,咱们无妨就在这个相声段子里,比试比试一下,怎么样?

甲:行!请你放马过来。

乙:放马过来?为什么不说放牛过来?放车过来?偏要说放马过来?

甲:哦……因为我早知道阁下你是生肖属马的。

乙:换句话说,我要是属牛的话……

甲:那我就该说“放牛过来”了。

乙:我要是属羊的话……

甲:就说放羊过来。

乙:我要是属猪的……

甲:就说(乙同时和声)放猪过来!

乙:哈!有趣得很!不过……成语的用字遣词,怎么可以随意窜改乱套呢?

甲:这是时尚所趋,君不见报刊上时常出现的什么“千(慌)百计”、“(性)福快乐”、“惟(舞)独尊”、“出口成(脏)”、“(钱)途无量”、“(数)战速决……例子多的是。

乙:所以有人说,长此下去,传统和正式的成语句子,迟早要给某些擅长窜改字眼的“套手”们活活地玩死!

甲:所以,很希望那些乐于取用谐音乱套别字的“套手”们笔下留情吧,不好让许多学生学子们,为了数不尽的“变字成语”,搞得晕头转向!



乙：是啊！别让他们弄不清“宝家为国”还是“保家卫国”？

“亲本家人”还是“卿本佳人”？是“能娶能生”还是“能屈能伸”？是“盗听徒说”还是“道听途说”？

甲：对！“慎终追远”不应该是“慎重追远”，“事到如今”，“大吹大擂”不应该是“大摧大擂”，“情同手足”不应该是“勤同手足”——

乙：对啦，做事不怕挫折地坚苦干下去。

甲：这叫“百折不挠”！

乙：吃东西时是大口咬、大口嚼、大口吞——

甲：这叫“狼吞虎咽”！

乙：两个宾客在宴会上，为喝酒干杯，可以高喊一声——

甲：“同归于尽”！

乙：错了！“同归于尽”是两人死在一块！

甲：不，他们是酒后失言，讲的是醉语！

乙：不好！

甲：那改为“开怀痛饮”吧。

乙：也不贴切。

甲：“无醉不归”？！

乙：这还不错。要是喝得过量的烈酒，结果——

甲：“酩酊大醉”！

乙：要是当众呕吐的话，那就——

甲：“丑态毕露”！

乙：两人脸红鼻赤，几乎没法认路回家，那是——



甲：“烂醉如泥”！

乙：两人如果醉倒在地说的话，那就——

甲：“出尽洋相”！

乙：(作愕然之态)看样子，阁下的脑子里，可积存不少成语啊。

甲：那还用说吗？(指头部右侧)这儿是属于文化、艺术的，(指头部左侧)这儿是属于政治、经济的，(指后脑勺)这儿是属于天文、地理的，(指前额顶部)这儿是属于人文、科技，还有形容景物、事态……

乙：够了够了，让我来考一考你吧！

甲：你来考我？够资格吗了——就凭你？

乙：别忘了我毕竟是名副其实的“成语专家”呀。

甲：来！出一道考题吧！

乙：先来一段简单的。

甲：怎么简单法？

乙：你且把1到10以及百、千、万的数字，各串出一句成语来，能吗？

甲：能！那太容易啦。

乙：说说看！

甲：你听着，(稍停，配出指动作)一贫如洗、两袖清风、三餐不继、四大皆空——

乙：慢着慢着，来几句比较有生气、比较有积极意义的成语，好不好？



甲：好的！你听着。（配出指动作）一马当先、两全其美、三从四德——

乙：慢着慢着，先说好，一句成语里不要连用两个数目字，比如七上八下、三心两意、九死一生、乱七八糟、不三不四之类的。

甲：行，你听着。（配出指动作）一马当先、两全其美、三顾茅芦、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乙：慢着慢着，“六六大顺”是成语吗？这是一句在赌场上掷骰子时，赌客们常吆喝的惯语呀！

甲：可是人们也普遍地将这惯语视作成语啦！

乙：不！两个数字同在句子里，也是违例犯规的，不算！

甲：好，改一句吧！我说（配出指动作）六神无主、七窍生烟、八面玲珑、九泉之下、十恶不赦、百无禁忌、千载难逢、万无一失——

乙：又犯规啦？万字后边跟着另一个数字，不行。

甲：（忙改口）那么就改为“万古流芳”吧！

乙：（一愣）马马虎虎，算你过了头一关。我估计你可能过不了三关。

甲：绝不致于的，再来吧，出题！

乙：（想了一想）请问……一形容某一个有才华有学问的人，该用什么成语？

甲：这太容易了，什么才高八斗啦、学富五车啦、倚马可待啦、道貌岸然啦、满腹经纶啦——



乙：行了行了，用太多的“八股”成语，许多观众恐怕听不懂，受不了。

甲：你可以出几道比较“新潮”，比较“时尚”的题目啊！

乙：好吧，就来一些比较现代化，比较近代化的吧！

甲：来吧！请指教。

乙：比方说，今儿个咱们在这个说相声的场合里，观众这么多，该用哪句成语形容他们？

甲：（不假思索）现成的一句是“人山人海”。

乙：不恰当，台底下的听众，流动性不大——

甲：那么改用“万头攒动”吧！

乙：也不恰当，台下哪儿有整万人那么多啊？

甲：那么说……“掌声如雷”怎么样？

乙：答非所问啦，我的考题是问观众席上的场面，不是问观众听相声的反应。

甲：那你说呢，用哪一句成语最恰当呢？

乙：现在是在考你，不是你考我，咱俩可得有宾主之别啊。

甲：还宾主呐，两人对口相声只分逗哏和捧哏，哪来的什么宾主名堂？

乙：那也罢，谁是逗谁是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考你？不是你在考我。



甲：这个嘛……

乙：随使用一句“座无虚席”，不就得了吗？

甲：哦，我一时就没想起——

乙：你输了！

甲：(作无奈之状)好吧！再来，什么题？

乙：比方说，看见两个人在马路边打架，你将用什么成语形容他们？

甲：(欲言又止)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乙：那你甭管啦，反正要用一句成语形容他们打架。

甲：(欲言又止)他们是一男女，还是两个女的或者两个都是男的？

乙：这也没关系，总之是两个人在打架。

甲：(不耐烦)没有打架的原因或动机，当事者又没有性别的区分，要怎么形容才得体啊？

乙：这就是你对成语的研究程度，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咯，换句话说，运用成语的功夫，还不到家呐！

甲：你说说看，要怎么形容他们？

乙：现成的句子多的是，例如怒目相瞋，大打出手、一来一往、拳拳见肉、一高一低、招招致命、刀光剑影、飞檐走壁、出拳虎虎生风，扫腿如卷落叶——

甲：喂喂喂……老兄，你在看武侠小说啊！刚才不是说过要现代化、近代化吗？

乙：咱们不也常说过，用典要用活的，脑筋也不可太迟钝。



甲: (嘲)油腔滑调, 自圆其说。

乙: (辩)不, 我这是随机应变, 活学活用。

甲: 取巧! 扯蛋!

乙: 你又输了!

甲: (有些不服)说说看, 还有什么难得倒我的例子吗?

乙: 再来一个比方吧—— 你家住在狮城东区, 我家住在西区, 咱俩的相声段子说完了, 应该怎么下台呀!

甲: 相声说完了, 咱俩就得劳燕分飞, 各奔前程!

乙: 不正确, 这两句成语都用得太不妥贴。

甲: 那么改用两句,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乙: 慢着慢着! 居然连谚语跟成语都搞不清楚啦? “阳关道”是什么东西?

甲: “阳关道”? 不就是指“道路边设有栏栅, 养羊人家把羊群关起来的地方”吗?

乙: 阳关道是“养羊”的地方? 笑话! 成语或谚语的出处与典故, 岂可胡扯瞎套! 乱说一通!

甲: 我看算了吧, 只要学以致用, “阳关道”的出处可以不必追究——

乙: 不行! 成语的典故出处, 不可马虎草率, 一定要认真!

甲: 那好, 让我引用最浅白的一句——

乙: 说吧!

甲: 我家住东区, 你家住西区, 回头咱俩说完相声鞠躬下台时, 我可走往东边, 你就可以“人往西归”了!

乙: “人往西归”? ——你把我当死人哪!?



海内存知音

(国外作品篇)

今冬的雪花也飘香

——为了一段永难忘怀的记忆

邱俊伟（中国）



爱情的开始，总是一对男女不经意的邂逅，他们相互用眸子和心凝视着对方，心情激荡，且目光灼人，虽默默无言，也能心有灵犀。

我真的一直在怀疑着我们俩缘何相识？事先怎么会连一点预兆也没有。莫非我们果真是那棋盘上的棋子，而上帝在悠闲自得的操纵着我们。



喜欢大海的你生活在那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七朝古都，酷爱雪花的我却奔波于中东骄阳下炙热的沙漠中，远隔千山万水，在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黄昏，我们于两台电脑前不期而遇。这真的会是巧合吗？

你深情地对我说，我们俩一千多年前就认识了。我就告诉你，我们的相识绝非偶然，该是上帝早就安排好的。炎热的季节中，我看着你发来的身披飞雪的照片，怡然自乐。寂静的深夜里，我打字给你讲故事，竟全然不知道什么叫疲倦。

我们一起欢笑，一起忧伤，一起争吵，一起大发神经，一起享受着上帝赐予的机会。

曾记否？雨中的外滩，寒气袭人，热情洋溢的我们看着雨雾中的东方明珠，孤零零的她同时也在看着湿漉漉的我们，旁边黄浦江上运煤的货船在冷冰冰的航行着。暮霭四合的傍晚，我们去退潮后的海边，看横七竖八停泊着的那些又破又旧的老渔船。深夜的灯光下，我们促膝谈心，毫无睡意，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我是个空虚寂寞的男人如盘旋在空中落伍的雁，总在夜里不断地思考着，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漂泊，哪里又是心灵可以停靠的宁静港湾？

你是个聪慧敏锐的女子，充满着活力和温情，你的双眸清澈，笑意盈盈，你流的泪像琥珀，你的伤感的时候如同那只折了翅膀的美丽的蝴蝶。

清晨，我们俩去孔望山上同孔子和他的两个弟子一道凝望着密云深处的浪潮；下午，我们俩到卡拉OK唱歌，我放开十多年没有吼过的喉咙，喊到嗓子沙哑；黄昏，我们俩踏上二楼那泛黄的竹子做成的茶馆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晚上，我们俩摆起多年没曾下的军棋，杀得个人仰马翻，天昏地暗……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世间真的没有永恒。其实刹那便是永恒，一如昙花一现的爱情，虽零乱如花瓣，却任凭风雨也吹不散，岁月也冲不淡，令我们俩终生难忘。

你可曾还记得？那次当我很动情地唱到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在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我的眼角分明泛着晶莹的泪花；你是否会知道？你离开那个被你称之为温馨的小城后，



我就每日沉浸在冰凉的啤酒中，我只想一醉，但事实上，酒精并没能驱散我对你依依不舍的眷恋；你能不能想到？那些至死也无法抚平的往事的伤痕，在我以后的每一个孤独的夜晚，都会寂寞地哭泣和伤感着。

飞舞的雪花里，踏着泥泞，回了趟久违了的老家。当走进满是灰尘的房子里，我看到的竟和梦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我小时候读到一半的小人书还放在那一页，我很多年前在街上买的彩泥捏成的孙悟空还是那样的神气十足，手拿金箍棒，身穿虎皮衣。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院子里的银杏树似乎已经掉了，没一有片叶子。

算起来我已有很久没看到雪了，而那时候，天上正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在这个老家的院子里，在这个寒冷的季节中，我竟然闻到阵阵扑鼻的雪花的香气，真的！没错，今冬的雪花也飘香！



(清流)文学季刊赞助人捐款

(01/01/2007至30/04/2007)

RM 200.00	马 汉
RM 200.00	李可全
RM 150.00	钟玉清
RM 100.00	梁彩珠
RM 100.00	驼 铃
RM 100.00	林荣照
RM 100.00	雷贤秀
RM 80.00	继程法师
RM 50.00	颜亚坂
RM 50.00	戴贵英
RM 50.00	刘佩樱
RM 50.00	陆赛霞
RM 50.00	陈亚睿
RM 50.00	曹美彩
RM 50.00	关家慧
RM 50.00	凌江月
RM 30.00	吕学玲
RM 30.00	钟桂香
RM 30.00	李令维
RM 30.00	杜德金
RM 30.00	张建生
RM 30.00	李雅花

*上期赞助人名黎煌才误植为黎煌才，特此更正。

清流潺潺（新书介绍）

1. <<走进风下之乡>>（散文集）/ 冰谷著 / 有人出版社出版

RM 25.00

邮购处：LIM SENG HENG

20, Lorong 9A, Taman Mewah,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2. <<燄火>>第22期（文学杂志）/ 燄火出版社出版

RM 6.00

邮购处：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 012 - 4625250

3. <<赤道风>>第67期（文学杂志）/ 赤道风出版社出版

RM 6.00

邮购处：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 012 - 4625250

4. <<诗网络第29期及30期>>（诗杂志）/ 诗网络有限公司出版

RM 6.00

邮购处：CHONG KIM KWEE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 012 - 4625250

《清流》邀稿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留意：
从65期起，凡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
以代稿酬

-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若无，恕不受处理。
-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作品一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评介、戏剧、相声” 请寄驼铃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 “小说” 请寄紫梦玲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 “散文” 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 “诗歌” 请寄郑可达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e-mail: changkt@gmail.com

* “文学蓓蕾” 作品请寄涵青女士

40, Jln. Pengkalan 2, Tmn. Pengkalan Jaya,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e-mail: qingqing_428@yahoo.com.cn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章钦先生

75, Persiaran Kela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电邮投稿请提供 (.txt) 纯文字形式存文稿

丽·水

图：阿梅
文：涵青

某日，达戈男神的宝镜，从天上碎落在四川岷山山脉，一百多个色彩斑斓的海子就降眠人间……

乘着初夏暖暖的风儿，我来到与世隔绝的天府之国一隅，探访这不沾凡尘的童话世界。

喏，箭竹海中央，无名英雄与残剑在蜻蜓点水飞武；五花海畔，小龙女与杨过在飞花点草跃武；镜海边，王语嫣在烟霞轻笼下身影婀娜——

神仙姐姐呵！……

人间竟有如斯仙境！人间幸存如此仙景！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不管是晶莹剔透、绚丽秀美的翠海镜，抑或急泻倾挂、水雾迷茫的叠瀑水帘，都足以抚平我波动的心湖，清洗我积尘的心路。

叠翠峰峦那头，好歌善舞的藏族男女正飞舞着洁白的哈达——

人间的烦尘

惊动不了

这脱俗的渊明桃源

风掠雨动

泛起的涟漪

是

感动

(地点：九寨沟)





罗荣画家简历

- * 自修画家，出生于霹雳和丰
- * 参与国内外亚洲水彩联盟画展、霹雳美术协会常年展。
- * 霹雳美术协会会长（2006 - 2007年）
- * 马来西亚现代水彩画家协会秘书（2007年）
- * 举办过个人画展4次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

封面：
近打河畔

上：
吉兰丹渔村一景

下：
怡保一村景

